



雪山草地上的共青团员

XUESHAN CAODI SHANG DE GONGQINGTUANYUAN

宋世永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

雪山草地上的英雄团魂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，在雪山草地上的英雄团魂

（一）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，在雪山草地上的英雄团魂



雪山草地上的共青团員

宋世永

00E+31101:号字一第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

雪山草地上的共青团员

宋世永

雪山草地上的共青团员

宋世永

*

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
(重庆嘉陵路344号)

重庆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1号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号 字数23千

195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,000

统一书号:10114·300

定价:(6)0.17元

寫 在 前 面

為紀念“五四”運動四十周年，今年“五四”青年節前後，重慶大學、西南師範學院、農學院等許多工廠、學校的青年工人、學生們都來邀請我給他們講革命鬥爭故事，而且規定了題目，一定要我講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時共青團員們的故事。雖然，我素來不擅長演說，但我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，因為我喜歡那些朝氣勃勃的青年們，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自己也好像年青了許多。於是我就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雪山、草地的幾段小故事講給了大家聽；誰知，這些零碎的，片斷的小故事竟引起了青年同志們的很大興趣，他們熱情地要求我把它寫出來，這可把我難壞了。後來，又蒙重慶人民出版社同志的一再鼓勵，我終於鼓起了勇氣，找了文藝辦公室的兩位同志幫助我，根據原講稿記錄加以整理，成了現在的這個小冊子。

宋 世 承

目 录

八角帽上的紅星.....	1
“共青团員手册”.....	7
对未来的向往.....	12
政委講的一个故事.....	18
草根和皮带.....	24
最“漂亮”的房子.....	28
喇嘛庙里的一只破鼓.....	32
营长的馬.....	35
埋枪.....	41
永远怀念着的战友.....	44

米

生

书号: 10114/500

定价: 1.40元

我們紅四方面軍第二次北上，由蘆山、天全一帶出發過雪山、草地，那是1936年7月的事了。當時，我還是個年僅19歲的共青團員，在後方特務營（即今警衛營）當通信班長。事情雖然已經過去整整二十三個年頭了，但至今回憶起來，還象昨天一樣的清晰。

八角帽上的紅星

1933年——我16歲那年的秋天，平地一聲雷，我的家鄉（四川省蒼溪縣笏箕灣）來了紅軍。紅軍一來，立即發動群眾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建立蘇維埃政權，成立赤衛隊。我這個放牛娃兒，也第一次穿上了新衣裳。

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，住在我們村上的紅軍戰士們，常在晒谷場上出操。他們走着整齊的步伐，唱着“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……”那歌聲是多麼動聽呀！以後，不論什麼時候，每當聽到這支歌子，我就不由得想起當時的情景。

尤其使我不能忘記的是：每個紅軍戰士都戴着一頂八角帽；八角帽上還鑲着一顆鮮明耀眼的紅星。那時，我們一群窮孩子一天到晚總是喜歡跟着他們轉。他們出操，我們就在一邊看熱鬧，有時還用樹棍子當槍，扛在肩上模仿他們走步子。休息的時候，他們就教我們唱歌，給我們講打白匪的故事。我們

頂喜歡他們那頂鑲有耀眼的紅星的八角帽，常常把它戴在自己的頭上走一圈，然後取下來看看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捨不得還給人家。

大概因為是那些戴紅星八角帽的人，救了我們這些窮孩子的緣故吧，所以那顆紅星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，使對它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情。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那樣的一顆紅星呀！記得當時有一個小戰士，他只比我大一歲，個子也只比我高一點點，而且跟我非常要好。但他有一頂帶紅星的八角帽，我卻沒有。我是多么羨慕他呀！

有一天，我又摘下他的帽子看那顆紅星，心裡忽然起了一個念頭，對他說：

“把你的帽子借給我用一下，行嗎？”

“你要幹什麼？”他驚奇地問。

“讓我媽也照樣替我縫一頂呀！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他擺擺手，又笑着問我：“你知道紅星代表什麼嗎？”

我搖搖頭。

“紅星是紅軍戰士光榮的標志。它表示紅色戰士的革命意志永遠放射着光芒，用它來照亮全國人民的心。只有紅軍戰士才能享受這樣的榮譽。”

這些話，當時我並不完全懂，但是我明白了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戴上這顆紅星的。他只比我大一歲，卻懂得這麼許多道理，這使我更加敬慕他了。于是我暗暗下定決心：“我也要當紅軍，一定要戴上紅星。”



不久，我們村成立了紅色少年先鋒隊，我當了小隊長，每天領着少年隊員們扛着紅纓槍，到村邊去放哨、查路條。記得是當年十一月間，區蘇維埃在白廟場召開少先隊代表大會，我是筲箕灣的代表，就在那次大會上，我報名參加了紅軍。

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，發給我有紅星的八角帽的那天晚上，我興奮得半宿都沒睡着。我反復想着那幾句話：“紅星是紅軍戰士光榮的標志。它表示紅色戰士的革命意志永遠放射着光芒，用它來照亮全國人民的心。只有紅軍戰士才能享受這樣的榮譽。”從那時開始，我也戴上了這顆耀眼的紅星。

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，這顆紅星一直伴隨着我南征北戰。當飢餓和疲勞襲來的時候，看看這顆紅星，就渾身都充滿了力量；當戰鬥到了最危急的關頭，看看這顆紅星，身上就增添了無限的勇氣。

1935年1月，我軍攻打蓋元場，我負了重傷。傷口疼得我昏過去好幾次，每當疼得忍受不了的時候，我就把帽子拿在手中看那顆紅星。這時，我就能克制住自己，一聲也不呻吟。因為戴着紅星的光榮的紅軍戰士，是不能輕易掉眼淚的呀！

当时，每个紅軍战士都把自己头上这颗紅星視為珍宝，大家都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它。尽管那时，我們整天泥里滚、水里爬，在深山丛林里鑽，衣裳被撕得稀烂，被子破得滿是窟窿，但是那颗紅星却从来不让沾上半点泥污。如果誰的紅星变了色，弄得不象样子，自己就会感到是个莫大的过错。

1936年7月，紅四方面軍由蘆山、天全出发，开始长征。中旬路过綏靖时，我刚好从住在那里的方面軍残废医院休养回来，于是，我随着大队人馬踏上了征途。

两天以后，我們便进入了雪山区。雪山气候恶劣，变化无常，当地人民流传着这样两句话：“五黄六月下大雪，十冬腊月收大麦（即青稞），”真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了。

当时，虽然已經是最炎热的季节，但这里的山頂上还是一片白皚皚的冰雪。这一天，天气本来好好的，我們走着、走着，突然刮来一阵狂风，顿时烏云滿天，电閃雷鸣，暴雨劈头盖脸地泼下来。大家不約而同地把斗笠往前拉了拉，使劲按住。衣服湿透了可以烤干，可不能让紅星浇变了色呀！

风怒吼着，雨傾泻着，黑压压的云层紧擦着头頂滚过，簡直象要一口把人吞掉似的。衣服被淋得淌着水，紧紧地貼在肉皮上，冷得人們身上都起了一层鷄皮疙瘩，上牙不住点儿地噙着下牙。但我們还是紧紧地按住斗笠，为的是不让把紅星打湿。

泥濘的山路象面酱一样，每走一步都要陷进多深，我們艰难地拔着步子前进。来到一个滑得要命的陡坡前，我一只手按住斗笠，一只手攀着草往上爬，这时忽听得后边一个尖嗓子

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回头看时，我们班十六岁的小李跌倒了他爬起来光着脑袋就往山下跑，原来跌倒时偶一失手，他的帽子连同斗笠被狂风一起卷走了。我叫其余的人继续前进，自己停下来等他。

风还在无情地刮，雨还在无情地下，等了足有半个钟头，小李回来了，我见他还光着头，就问：

“斗笠没追回来？”

“没有，不要了。”

“帽子呢？”

小李从裤兜里掏出沾满污泥的帽子，懊丧地说：

“你看，真倒霉！红星也弄脏了，真是妖风！”他抱怨着，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在光着头挨淋。我把斗笠摘下来给他戴上，安慰他说：

“帽子追回来就好，等会儿洗洗就是了。”

我们并肩赶队。这风暴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霎时，风息云散，雨过天青，太阳出来了。我们又爬上一座山顶，回头看时，一列长长的队伍正蜿蜒而上，一颗颗耀眼的红星，在阳光下闪一闪地向上移动……



“共青团員手册”

我們通信班一共九个人，其中有五个是共青团員。那时，每个共青团員都发有一本“共青团員手册”。“手册”是紅皮的，第一頁上印着几个鮮明的大字：“为无产階級事业奋斗到底！”

“手册”是共青团員的光荣。我早就向往着做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員，也有那么一本“共青团員手册”，并且很早以前就向支部申請过，但是那时我还没有經過严格的考驗，后来，又到医院休养了很长的時間，所以这个愿望还一直没有实现。当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看見同我一起参軍的，以及比我参軍晚的同志都入了团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着急。特别是行軍中每次休息，共青团員們翻着“手册”的时候，我簡直眼热极了。

党团组织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的进步，我出院回队那天，我們营部的团支部書記——特务长陈先良同志就找我談話，了解我在医院的情况。以后团小組长——我們副班长罗照发又多次向我講解团章，交代共青团員的义务，启发我写入团申請書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們在一片古老的森林里宿营。在一棵几个人都围抱不攏的古树下，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。这个自古以来

从无人烟的森林里，頓時有了生气。

就在这里，我第一次参加了共青团支部大会——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隆重的会议——在雪山上原始森林里篝火的照耀下，人们庄严地唱过国际歌，二十几只手一次又一次地高高举起，表决通过了我、我们班的林洪，还有另外两个同志加入共青团。当支部书记陈先良同志把一本崭新的“共青团员手册”递到我的手里的时候，我激动得眼泪刷刷地流出来，早在很久以前就准备好了的话，这时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

支部书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宋世永同志，祝贺你：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了。希望你在长征中经得起考验。”

那熟悉的面孔，那亲切的声音，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“我永远记住你的话。”我终于吐出了这几个字。

经过一天的艰苦行军，人们一躺下便呼呼地睡熟了，只有我和林洪却怎么也不能入睡。我们俩人围着一堆熊熊的篝火，肩并肩地坐在一起，就着火光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“共青团员手册”。那鲜红鲜红的封面，经火光一映，显得格外耀眼。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，逐字逐句地读着：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……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……”

我们反复地读着，各自默默地想着。突然，林洪打破了沉寂问我：

“班长同志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呢？”

“我是在想：等将来革命胜利，不，等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，想起我们在雪山的森林里加入共青团的情景，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呀！”林洪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是呀，那时我们也许都是白胡子老头儿，子孙一大堆了。”我努力想象着将来的景象。林洪又问：

“那时你不会忘记我吧？”

“不会，永远不会忘记！”我肯定地回答，“尤其是今晚上，咱俩偎在一起看‘共青团员手册’。”

我们望着鲜红的“手册”，沉浸在幸福中……



林洪象又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

“班长，你的伤口又发炎了，是么？”

“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可是我沒等他回答又說道：“我們是共青团員了，为了共产主义，这算得了什么？”

夜已經很深了，我們倆就那样偎依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陣陣寒风袭来，我被冻醒，篝火已經熄灭了。我拨开灰烬，在火种上加上树枝，篝火重新燃起来，树枝被烧得毕剝毕剝响。林洪渾身打着哆嗦，那本“共青团員手冊”还紧紧地拿在他的手中，我把背架打开，把被子替他盖上……

第二天下午，我們在行軍途中又遇到一次大冰雹。这已經是进入雪山以来的家常便飯了，所以誰也不去理会它，仍旧繼續前进着。

“班长！”

我回头看，見林洪右手插在怀里，脸色十分难看，便問他：“肚子疼嗎？来，休息一会儿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按着肚子？”

林洪眼里含着泪花不作声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真着急了。

“我的手冊……”

“怎么，手冊丢了？”

“沒有，打……湿了……”他象个做錯了事情的孩子，紅着脸，吞吞吐吐地說。

“你不是放在貼身的口袋里了嗎？”

“是啊，該死的雨太大了，淋透了。”

“哎，早放在背架底下就好了。”我惋惜地說。

“我錯啦……”他难过地低下头。

我小心翼翼地从他手中接过“手冊”，还好，只打湿了底面的几頁，于是我用斗笠遮住雨，幫他把“手冊”放在背架的最底层，外面又盖上一层草。这时，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大踏步跟我去蹕队伍……

